

中医方药学史

【主编 吴鸿洲】



中医方药学史

主 编 吴鸿洲
副主编 陈丽云
编 委 陈丽云 杨奕望 王丽丽
全 瑾 吴鸿洲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红菊
技术编辑 徐国民
责任校对 郁 静
封面设计 王 磊
出版人 陈秋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医方药学史/吴鸿洲主编 -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7.5

ISBN 978 7 81121 017 0

I, 中… II, 吴… III. 方剂学 - 医学史 IV. R28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3875号

中医方药学史

主编 吴鸿洲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tcmonline.com.cn)

(上海浦东新区蔡伦路1200号 邮政编码20120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8.5 字数 214千字 印数 1—3 207册

版次 2007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1121-017-0/R.015

定价 20.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问题,请寄回本社出版科或电话021-51322545联系)

编写说明

中医方药学史是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医方药为中国人民的防病治病和卫生保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了解和掌握中医方药学的发展历史,对中医方药学的继承和弘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教材是我们在多年教学实践基础上编撰而成,适用于中医院校中药学专业、中医学专业和中西医结合专业学生的学习,也可作为对中医方药学史感兴趣者的学习参考资料。

限于编者水平,虽经努力,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师生和读者能提出宝贵意见,以期今后改正和提高。

编者

2006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原始社会的药物起源	1
第一节 社会背景	1
第二节 药物起源	3
一、植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4
二、动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5
三、矿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6
第三节 方剂起源	7
第四节 传说中的医学人物	7
一、伏羲	7
二、神农	8
三、黄帝	8
第二章 夏至春秋的方药	10
第一节 社会背景	10
第二节 甲骨文中的药物记载	12
第三节 古籍中的药物记载	13
一、《诗经》	13
二、《山海经》	14
三、《礼记》	16
四、《周礼》	16
第四节 “本草”释名	17
第五节 酒为百药之长	18

第六节 伊尹与汤剂	20
第三章 战国至三国的方药学	22
第一节 社会背景	22
第二节 其他典籍中的药物知识	25
一、《离骚》	25
二、《吕氏春秋》中的医药知识	25
第三节 出土文物中的方药知识	26
一、《五十二病方》	26
二、武威汉简	28
第四节 中药学理论和组方原则的初步形成	30
一、《黄帝内经》中的方药学理论	30
二、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	35
三、《伤寒杂病论》的方药学成就	39
第五节 其他医家的方药成就	42
一、扁鹊	42
二、淳于意	43
三、张仲景	44
四、华佗	46
五、郭玉	47
第六节 中外医药交流	48
第四章 两晋南北朝的方药学	50
第一节 社会背景	50
第二节 药物学的发展	52
一、《吴普本草》	52
二、《本草经集注》	54
三、《名医别录》	58

四、《炮炙论》	60
第三节 方剂学的成就	62
一、《肘后救卒方》	62
二、《小品方》	66
三、《刘涓子鬼遗方》	69
四、《集验方》	70
第四节 炼丹与服石	71
一、炼丹术的起源	71
二、炼丹著作	72
三、炼丹的意义与影响	74
四、服石	75
第五节 中外医药交流	76
第五章 隋唐五代的方药学	78
第一节 社会背景	78
第二节 药政管理和药学教育	80
一、药政管理	80
二、药学教育	80
第三节 本草学的主要成就	81
一、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	81
二、民间本草	83
第四节 方剂学成就	93
一、《千金方》	93
二、《外台秘要》	95
三、《古今录验方》	97
四、《许仁则方》	97
五、《崔氏纂要方》	98
六、《近效方》	98

七、《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99
第五节 少数民族的方药学成就	100
一、藏医药	100
二、蒙医药	101
三、壮医药	102
第六节 中外医药交流	103
第六章 宋金元的方药学	107
第一节 社会背景	107
第二节 药政管理	110
第三节 开设国家药局	111
第四节 药物学的成就	112
一、官修本草	112
二、民间本草	115
三、食疗本草	125
四、其他著作中的药物学成就	127
五、药物炮制学	129
第五节 方剂学成就	131
一、官修方书	131
二、民间方书	135
三、其他医著的方剂学成就	145
四、金元四家对方药学的贡献	147
第六节 中外医药交流	152
一、中朝医药交流	153
二、中日医药交流	154
三、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医药交流	155
四、中国与阿拉伯诸国的医药交流	156

第七章 明代的方药学·····	158
第一节 社会背景·····	158
第二节 药政管理制度·····	162
一、太医院·····	162
二、御药局与御药房·····	162
三、典药局·····	163
四、惠民药局·····	163
五、良医所·····	163
第三节 药物学的发展·····	164
一、综合性本草·····	164
二、食疗本草·····	175
三、注疏性本草——《本草经疏》·····	180
四、地方性本草——《滇南本草》·····	181
第四节 药物炮制·····	182
一、《炮炙大法》·····	182
二、《雷公炮制药性解》·····	183
第五节 方剂学的成就·····	183
一、《普济方》·····	183
二、《奇效良方》·····	184
三、《摄生众妙方》·····	185
四、《医方考》·····	185
五、《祖剂》·····	186
第六节 其他医籍中的方药学成就·····	186
一、《医学正传》·····	186
二、《内科摘要》·····	187
三、《明医杂著》·····	188
四、《名医类案》·····	188

五、《解围元藪》	189
六、《医学入门》	189
七、《万病回春》与《寿世保元》	190
八、《证治准绳》	190
九、《景岳全书》	191
十、《霉疮秘录》	192
十一、《温疫论》	193
十二、《理虚元鉴》	194
第八节 中外医药交流	195
一、中朝医药交流	195
二、中日医药交流	197
三、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医药交流	198
第八章 清代的方药学	200
第一节 社会背景	200
第二节 药物学成就	202
一、综合性本草	203
二、对《神农本草经》的研究	211
第三节 方剂学成就	216
一、《古今名医方论》	216
二、《医方集解》	217
三、《绛雪园古方选注》	218
四、《惠直堂经验方》	219
五、《串雅》	219
六、《成方切用》	220
七、《时方歌诀》与《时方妙用》	221
八、《医醇賸义》与《医方论》	222
第四节 其他医籍中的方药学成就	223

一、《医学心悟》	223
二、《外科证治全生集》	224
三、《医宗金鉴》	225
四、《老老恒言》	226
五、《医林改错》	227
六、《重楼玉钥》	228
七、《类证治裁》	229
第五节 温病四家的方药学成就	230
一、叶桂	230
二、薛雪	232
三、吴塘	233
四、王士雄	234
第六节 其他医家的方药学成就	236
一、吴尚先	236
二、唐宗海	238
三、朱沛文	239
第七节 中外医药交流	240
一、中朝医药交流	240
二、中日医药交流	241
三、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医药交流	241
四、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医药交流	242
第九章 民国时期的方药学	244
第一节 社会背景	244
第二节 中药学成就	245
一、辑注古本草文献	246
二、药物鉴别研究	247
三、药性、药效研究	248

四、制药学发展	249
五、药用植物、图鉴	251
第三节 药学教育和科研	253
一、药学教育	253
二、中药科研	255
第四节 方剂学成就	257
一、方剂学理论的研究	257
二、方书的整理和编撰	258
三、单方、验方、秘方的汇编	258

第一章 原始社会的药物起源

(远古—公元前 21 世纪)

第一节 社会背景

现有考古资料表明,中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已劳动、生息、繁衍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他们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创造了远古文化,为人类作出了贡献。

从距今 200 多万年到公元前 21 世纪,我国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其中包括原始群、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三个时期。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原始社会的低级阶段,处于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这一时期,人类的生产能力极低,人们只能使用一些稍经敲打的粗糙石器。由于工具的简陋和人兽杂处的险恶环境,决定了原始人唯有“聚生群处”以谋生,过着“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蚌之肉”《淮南子·修务训》的采集和狩猎生活。原始群时代,人类按其体质形态进化的程度,分为“猿人”和“古人”两个阶段。我国在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河北阳原、山西芮城等地,都发现有猿人化石。其中 1965 年和 1983 年在云南省元谋县出土的猿人牙齿化石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原始人类化石。据学者推断,距今约有 170 万年。同时发现的还有大批哺乳动物化石、石器、炭屑等文化遗物,表明元谋猿人不仅会制作原始工具,而且可能已学会了利用和控制自然火。原始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出于劳动和生活需要,逐渐学会和使用语言。根据研究考证,北京猿人时期已有了语言。语言的产生不仅使传播和交流劳动经验有了可能,而且也大大促进了原始人思维的发

展。距今约 10—20 万年前,人类进入“古人”阶段,是原始群到氏族公社的过渡时期。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古人阶段人类化石有广东韶关马坝乡的“马坝人”、湖北长阳赵家堰的“长阳人”、山西襄汾县丁村的“丁村人”。这一时期人类制造工具的技术有了提高,已能打制出各种比较锋利的砍砸器、球形投掷器,大小不同的尖状器及三角形、四边形的刮削器等,表明古人时期人类已能根据不同用途来制作不同类型的石制工具。他们在制作工具过程中,从加工石块每有火花溅出和钻木、锯木、刮木时木头发热,甚至产生火花等情况中获得启示,最终发明了人工取火。《庄子·外物》就有关于原始人通过“木与木相摩”或“错木作穴”而生火的记载。原始人对火的认识、使用和发明,是推动社会前进和人类自身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距今约 2 万年前,人类社会进入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母系氏族公社是继原始群之后形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共同体。妇女在公社中居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这一时期按人类体质形态进化程度,已进入“新人”阶段。在我国境内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有“柳江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生产力有了提高,石器和骨器的制作有进步,人们已掌握了钻孔、磨制、刮挖等修制石器的方法,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砍伐器、尖状器和刮削器等生产工具。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有穿孔的骨针、兽牙、海蚶壳、鱼鸟骨等,表明山顶洞人已初步掌握了磨、钻、挖、穿等技术。在山西朔县峙峪的旧石器晚期遗址中,发现有石镞,表明人们开始使用弓箭。距今公元前 7 000—公元前 5 000 年左右,母系氏族公社进入繁荣时期,处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遗址遍及全国各地。比较著名的有河姆渡遗址、仰韶遗址、半坡村遗址、马家窟遗址、庙底沟遗址、大司空村遗址等。考古学家在仰韶文化半坡氏族的遗址中,发现粟、白菜、芥菜籽和较多猪狗等动物遗骨,说明此时已出现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人们开始种植白菜、芥菜等

蔬菜和圈养家畜。制陶、纺织、编织、木工等原始手工业也随之出现。

距今 5 000 年,众多氏族部落先后进入父系公社时期,为新石器时代后期和金石并用时期。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均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化遗址。父系公社时期男子取代妇女在氏族公社中占有支配地位,婚姻形态从族外群婚发展为相对固定的对偶婚。农业已使用大型磨石斧和磨制的扁平铲,以及骨铲和双齿木耒。收割用具已有钻孔石刀、安柄石镰、蚌镰,劳动效率有了提高,北方开始种植粟,南方开始种植水稻。考古发现更多的牛、羊、猪、狗遗骨,经鉴定已为驯养动物。原始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和狩猎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图像文字,原始绘画和雕刻也较前有所进步。占卜萌芽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而流行于父系氏族社会。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等人物,可能就相继生活在这一时期。

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人们劳动所获除食用外,已有剩余。这成为私有制产生的物质基础。同时以直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的出现,又推动了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最终导致原始社会解体,阶级社会产生,人类历史进入奴隶社会。

第二节 药物起源

历史上关于药物起源有许多传说。如西汉刘安所撰《淮南子·修务训》中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载。《史记纲鉴》记有:“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述“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出焉”。另有《世本》录“神农和药济人”。

《史记·补三皇本纪》道：“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有医药”。《通鉴外纪》谓：“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等等。由此能看出，关于我国药物的最早发现和使用，古代大都归功于伏羲氏和神农氏，他们是早期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代表，表明药物起源与原始社会畜牧业、农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这些记载有较多的神话色彩，但可以这样认为，医药知识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一、植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据医史学家研究，人类最先发现的药物是植物药。这是因为人们最早用来充饥的食物，大多属于植物的缘故。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群不知“树艺五谷”，只是共同采集共同消费得来的食物，过着一种“饥即求食、饱即弃余”的生活。在采集野果、种子和挖取植物根茎的过程中，由于没有任何经验，不能辨别食物有无毒性，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常因误食某些有毒植物，而引起呕吐、腹泻甚至昏迷死亡。如误食大黄会导致腹泻，吃了瓜蒂、藜芦会导致呕吐。与其相反，有时会因食用某些植物，使身体原有的痛楚不适减轻甚至消失。如因食滞引起的腹胀、腹痛、便秘，食用大黄或瓜蒂后可缓解或解除症状。他们还发现食用同一种植物，因量的不同而产生或中毒或减轻病痛的奇特效果。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原始人逐渐掌握了一些植物的形态和性能。原始人在处理外伤时也可能用随手可得的泥土、捣烂的草茎、树叶、苔藓和唾液等涂敷伤口，久而久之，从中逐渐发现一些适用于治疗外伤的外用植物药。经过无数次这样的尝试和积累，人们才逐渐认识这些植物的性能，即毒性和药性之间的关系，从而有意识地选择加以利用，开始积累植物药知识。

据民族学资料记载，解放前在我国偏僻闭塞山区的少数民族中，有些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他们的一些医药活动，虽不能完全

等同于原始社会,但可作为研究原始社会药物起源的参考。如居于云南的佤族用独子叶治肠胃病和便秘,用桂树皮健胃。鄂伦春族用“八股牛”草根、“那拉塔”小树熬水搽涂,或用“乌道光”树皮包敷以消肿。居住于川滇交界山区的普米族,用“挖耳草”泡酒治疗疮,用黄芩研细加水外用治痢,用苦荞根、麻芋儿或斑蝥虫治狂犬病。景颇族用“嘴抱七”根含口内治牙痛。所有这些应用植物药的朴素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在原始社会植物药用的状况,为研究原始人发现和使用植物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实资料。

二、动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狩猎、捕鱼和原始农业都有发展。动物药的发现就和当时狩猎、畜牧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处于母系氏族阶段的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遗址中,考古发现有众多动物遗骸。其中哺乳动物有鹿、麂、獐、羊、牛、猪、狗、水獭、象等,禽类有雁、鹤、野鸭、鹰等,还有龟、鳖及各种鱼类。说明渔猎经济的兴起,为原始人提供了较多的肉类食物,使人们更多地接触到动物的肉、脂肪、内脏、骨骼及骨髓等,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各种动物对人体营养以及毒副作用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狩猎逐渐进步到驯养和畜牧业的产生,使人们对动物药认识的领域更为深入。与此同时,人们也不断加深对动物解剖知识的积累。如同植物药被认识一样,经过反复尝试(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和掌握了各种动物的药用功效以及毒副作用。《山海经》中就有动物药用的记载,如“河罗之鱼……食之已痢”和“有鸟焉……名曰青耕,可以御疫”,是对古人从食用动物中发现动物药的有力证明。

迄今我国有些少数民族民间用药时,动物药用仍占有较大比例,且尚带有一定的原始痕迹。如鄂伦春族用鹿心血拌红糖、黄酒口服,治疗心动过速;用鹿心晒干研末拌红糖治疗咳嗽等。彝族用